



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 暨入围散文之书写研究

A Study of the Award Winning and Finalist Prose Writings of the Open
Session from the First to the Third Xin Yun Literary Writing Contest

陈诗琳

TAN SUE-LIN

16ALB0445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绪论	1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1
（二）研究方法与范围.....	2
（三）前人研究概况	4
（四）研究成果概述	6
第二章、佛教散文的思想内涵.....	8
（一）佛教主题.....	8
1. 生命哲思.....	8
2. 空观.....	14
（二）佛教意识.....	16
1. 慈悲与爱.....	16
2. 布施与普渡.....	18

第三章、佛教散文的书写形式.....	20
(一) 散文书写技艺.....	20
1. 单句.....	20
2. 意象的运用.....	21
3. 修辞手法.....	22
(二) 散文书写风格.....	26
1. 情真.....	27
2. 含蓄.....	28
第四章、结语.....	31
引用文献.....	33
附录.....	36

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
暨入围散文之书写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姓名：陈诗琳 TAN SUE-LIN

学号：16ALB04454

日期：2019年3月29号

论文名称：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之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陈诗琳

指导教授：李树枝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星云文学奖是由佛教组织承办，属于佛教文学，本着热爱生命、化益世人的书写主旨，将爱与关怀传世。因此笔者想借此研究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书写，以探讨作者们如何以文学表达出佛教思想，从而使读者获得人生感悟的启发。然而，在内容大意上，笔者尝试破译极少数散文作品中究竟想带出的主旨与佛教思想的相关，但也许笔者资质不足，只好转而挑选其他将佛教内涵表达得极致的散文作品。本论文主要分为两章，即探讨散文作品中的佛教主题与意识以及书写技巧与风格。本论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去分析散文之书写主题思想，以探析作品是否合乎伦理道德规范，探求作品所要表达的意蕴与佛教道德观间的联系，进而挖掘作者内心崇高的道德理想。其次也通过文本批评法解析作品带出的内涵，以探知其中蕴含的佛教主旨和艺术形式。最后，本论文亦用文体形态分析法探索作品的写作风格与技巧，以研究不同作者所使用的艺术手法之异同，而这些手法能传达怎样的效果。除去极少数对笔者而言较为难懂的散文作品，笔者认为多数的散文作品虽然浅白易懂，但每篇散文都有作者各自精彩感人的故事，体现作者真诚的一面，将人生的光明传达于读者，使其体悟生命哲理以及寻获人生意义，不被烦恼所困，得以净化心灵，因此人们应给予佛教文学相对的重视。

[关键词] 星云文学奖、佛教散文、佛教主题与意识、书写形式、净化心灵

致谢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大学生涯已接近尾声。首先，笔者想借此机会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老师致上无尽的谢意，感谢李老师细心地指导，给予笔者许多宝贵的知识意见，并且抽空批改笔者的论文初稿，使笔者得以就老师的意见重新修改，让论文更加完善。不仅如此，笔者亦十分感激李老师，愿意收留笔者为他的论文指导生。因为李老师的和蔼可亲，以及笔者对马华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热爱，使笔者的第一愿向也是唯一愿向，便是成为李老师的论文指导生。此外，在笔者对论文的方向完全没有一个概念之时，李老师毅然地给予笔者明确的方向，即研究有关于佛教的文学。在老师的推荐下，笔者选择以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书写为笔者的论文研究题目。此后，每当笔者找老师面谈，不论老师多忙碌，都会抽空教导笔者，给予笔者思路，使笔者获益匪浅。

其次，笔者也非常感谢家人一直以来对笔者的默默支持与鼓励，让笔者得以顺利完成论文习作。在那段手提电脑突然坏了的时候，对笔者而言是完成毕业论文最艰苦的时期。当母亲得知之后，二话不说带上笔者姐姐留下的电脑从巴生一路来到金宝，只为了不耽误笔者完成论文的进度，甚至带笔者人生地不熟地到处去找电脑维修店，导致回巴生的时间延迟，即使第二天是上班日。在此，笔者想对母亲的无限付出献上万分之谢意，笔者也在此答应母亲，一定会顺利地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文凭，不辜负她对笔者的期望。

至于身边的朋友，虽然他们都没有参与笔者的论文指导，但也给了笔者一些意见，使笔者不再那么茫然，有信心去完成此论文。

最后，笔者亦感谢一直那么努力，不忘初心的自己。扪心自问，为了这份论文，笔者付出多少心力与时间。笔者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证明笔者也能够在期限内完成这份论文，愿一切都能够顺利，不留遗憾。

因此，笔者谨此向李树枝老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以及所有帮助过笔者的人献上由衷的感谢。有了他们的鼓励与支持，笔者最后才得以顺利完成笔者的论文。谢谢你们。

第一章、绪论

马来西亚星云文学奖是由马来西亚《普门》杂志与《星洲日报》合办，以星云大师¹命名。星云文学奖既是由佛教组织承办，主要以感动生命，慈悲护生的作品为主，使人们能从阅读中得到“重生”的力量，重新振作。收入于星云文学奖里的作品分为公开组与新秀组两种级别，包含散文、极短篇小说、儿童文学以及摄影作品。笔者将以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之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书写研究为本论文的题目，并在本章分为四个小节，论述笔者对此的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方法与范围、前人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研究成果概述。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认为文学奖是文学产生的途径之一，而本着“热爱生命、化益世人”为主题的星云文学奖是由佛光山和星洲日报联办，隶属佛教文学。所谓佛教文学即是透过文学手法来传达佛教思想，带有佛教精神的文学，宣扬人世间的善意、善德、善举，起教化作用。因此，星云文学奖的成立旨在希望鼓励华文创作者，以写作帮助自己洞察生活，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澄净，同时发挥文学的力量，安顿人心，找回社会逐渐褪色

¹释星云大师，原名李国琛，当前佛光山的创始人，亦是《普门》杂志创办者，提倡“人间佛教”，希望促进人们的幸福安乐，带来美满人生，将“人间佛教”的理念扩散，同时重视以文字弘法，著有《释迦牟尼佛传》、《迷悟之间》、《星云法语》等代表作。

的伦理价值（沈明信，2008：2），描绘出人间的真善美，增添更多励志之作。文学既是借由文字来诠释人生的媒介，这些蕴含感动，兼具探索人生意义与体悟生命哲理的佛教教义的文章便需依靠文学的辅助发扬，并主张凡有助于世人经由阅读达到净化心灵的文艺作品应当学习。笔者认为这便是佛教文学创立的宗旨，亦是笔者研究此论文的动机，让更多人注意到佛教文学。因此，笔者的研究目的重点归纳为三项：

首先，笔者作为一名佛教徒，佛教对笔者而言即是一种文化信仰，透过学习佛理，领悟人世间的烦恼与痛苦，获得觉醒的途径。因此笔者所研究的课题便是带有这种正面的情感，兼备宗教情操的作品，使被烦恼困顿，感到不顺心的读者能够从阅读中寻找佛教的真理，得到解惑，发人深省。

其次，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将佛教与文艺融合，以文学的形式接近人群，出版佛教书籍、刊物，致力兴办各种文化事业，弘扬佛法。所以，笔者认为文学是传播与发展佛教思想的媒介，佛教文化事业的理念在于解救人心——将人心导入正途，具有救世教化之功。因此研究佛教文学的书写便有巨大意义，除了能培育与挖掘优秀的佛教文学作品与作者，更能引起社会对佛教文学的关注，使世人能多接触这类文学，得到启迪心灵的作用。

最后，笔者希望透过此研究，探讨作者们的作品具备怎样感动人心的情怀、净化心灵的笔锋以及与佛教理念间的联系，达到以文学创作传达对社会生活的关怀，使之能够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这便是笔者在本论文所要探讨的。

第二节、研究方法与范围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法，次要则采用文本批评与文体批评法来分析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之书写主题思想与技艺书写。

文学伦理学批评着重分析作品描写的人物是否合乎伦理道德规范，探求作家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体现的道德观念内容间的相连。道德批评则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强调文学的道德作用（王先霏、胡亚敏，2005：80-81）。在散文作品书写中不断突出慈悲与爱的情感，表达作家内心崇高的道德理想，与佛教信仰息息相关。

笔者亦以文本批评法与文体形态分析法探析作品里的人性书写，以探知不同作者使用的艺术手法。文本批评是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环节。笔者通过细读文本探讨散文的写作技艺以及所带出的内涵，以分析其中蕴含的佛教价值观和艺术特色。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大多数的散文都使用直白的语言结构，虽然质朴，却能传达佛教的思想。此外，笔者将通过创作特色层面对散文书写进行研究，探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与体裁，以得知这些作者使用的艺术手法的异同，如何更好地表达作品内涵。

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笔者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方法与范围、前人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研究成果概述。第二和第三章为本文的研究成果，第四章则是全文的结论。

从第二章起主要以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为研究对象，探讨散文书写中的佛教内涵。此章分为两节，即佛教主题与佛教意识。佛教主题包括生死无常、业报、缘起性空等等；佛教意识则包含情感方面，如慈悲、关怀。笔者将

深刻分析每篇散文中所呈现的佛教内涵，归纳出四个主要思想，分别是生命哲思、空观、慈悲与爱、布施与普渡。笔者将从中挑选格外凸显主题意识的句子为文本例证。

第三章则主要研究散文的书写形式，从中探讨作者们的写作风格与技巧。在这些散文中，作者多以“我”自述，以自身为抒情中心，多使用朴素简单的文笔写作，却能将感人的情意蕴含于文中，表达作者对身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然而并非所有散文都以简约的笔锋，亦有描写得较为含蓄，使用含而不露、委婉曲折的笔法，因此，笔者亦仔细探讨这些作者使用的艺术色彩之异同。

第三节、前人研究概况

马华佛教散文的取材范围广泛，大部分都具有几个鲜明的共同点，即以佛教的人本思想为基础，以缘起性空为根本法则，以人生佛教为指南，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为纲领，强调众生皆有佛性（李锦宗，2004：21-22）。而佛教散文在众多体裁中，无论是在形式或是内容上，都具备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因此佛教散文的创作数量，相较其他文学体裁，是最庞大的。这群作家时常将个人经历、思想、观点，结合佛教理念，以散文小品的形式，将自身的情感抒发出来，如星云大师、沈洪全、何乃健、黄学明、苏清强等人。由此可见，佛教散文的作家创作群是可观的。然而，在前人研究马华佛教散文的相关文献上却少之又少。

除了星云大师于《第一届星云文学奖文汇：愿心升华》作序言道：“星云文学奖着重在作品内涵，本着“热爱生命、化世益人”的主题出发，传扬世间的关怀与爱，可说篇篇都是具有价值的文学珍宝、智能法财。”（沈明信，2008：3）

唐彭，作为第一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散文初审评审亦对星云文学奖作出评价：

这些作品，也许谈不上高明的文学性，却充满了原始的真诚。也许因为是佛教团体主办的文学奖，自然而然吸引了许多带着佛心的作者，他们大多从慈悲出发，然后以回归慈悲为终点。他们的笔墨直指无常生命中生老病死、贪瞋痴妄的磨难，却放眼盼望极乐世界、放下心魔、鸟语花香的欢喜。因为真诚，所以感人。（沈明信，2008：7）

此外，在李锦宗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里有作者黄学海对佛教散文的详细解释与界定：

佛教文学是具有佛教思想意识的文学作品。它必须同时具有佛教的思想意识与文学价值，至于是否运用佛教术语和典故，作者本身是否是佛教徒，倒不是最重要的。佛教文学应当以净化人心为目的。通过文学的体裁和表达手法，传达佛教的意识，希望读者能从中有所启发，有所悟入。（李锦宗，2004：19）

其次，郭莲花与林春美编选的《马华佛教散文集（1982-2010）》收录许多优秀的佛教散文之作，其中主编郭莲花也对此书作序文，她认为佛教文学的定义，至今在学术界尚未有完整、一致的看法。就佛教散文而言，他们采取的标准是，只要文章具备佛教思想和佛教价值，并带有文学的写作手法，皆为编者所认可的佛教散文（郭莲花、林春美，2013：7）。

另外，佛光文化出版的《普门》杂志于1979年10月率先在台湾创刊，经过努力，乘着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理想，《普门》杂志于2000年1月也在马来西亚发行，内容包含佛法、人文、励志、生活等。在《普门》杂志第205期〈传承文化：守护华人的一脉香火〉中有提及星云大师承办“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的目的，旨在提倡现代文学阅读与写作风气，发掘优秀作家及作品，期许文学之美，能有效发挥净化社会人心的功能（沈明信，2017：97）。来自中国的安虎生是网站“佛教在线”总干事，他在此杂志也道出，人生的真正价值，若没有精神内涵是无意义的。而文运与国运相逢，文脉与国脉相牵，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可言的；同样，没有文化及信仰的个人也是没有前途的（沈明信，2017：97）。

不仅如此，台湾学者林淑媛的论文〈佛教文学奖的文化形构与意义〉，以佛光山发行的佛教文学为主，探讨佛教文学奖对佛教文学创作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文学奖成立的要旨，评审者对获奖作品的审美角度，作品的主题思想分析等等。

此外，钟怡雯、陈大为所编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只收录著名作家何乃健的散文选，论述其背景以及散文的创作特色与思想观点。同为陈大为主编的《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 2》也无探讨佛教散文，都以马华散文的雨林书写、马华都市散文等等为主。而谢川成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则只是针对几位作家的散文集进行评论，如：〈护火的手势——读潘碧华散文集《传火人》及其他〉、〈这样的女子褙素菜——试论褙文中三大主题的创新意义、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论张树林的散文风貌〉、〈现代散文的奇峰——评温任平的散文以及马华现代散文三重镇〉，亦未论及佛教散文。

再者，前人研究的论文多为作者研究，即以作家个人为中心，探讨其佛教文学，譬如有秦家琪所著〈略谈苏清强的佛教散文〉和朱才华的〈寻找心灵的故乡——林清玄佛教散文研究〉。

可见在前人研究上，除了上文提及的星云大师、唐彭、黄学海、郭莲花等人和《普门》杂志有较为零散地论及佛教散文的概念外，以佛教散文为评论中心的研究还是相对甚少，因此促使笔者决定以自身的浅见，尝试研究并分析佛教散文的书写特点，以期能加以补充这方面的领域，使佛教散文的书写特点有个更完善的研究。

第四节、研究成果概述

研究界趋向于提及佛教散文的定义，却缺乏对佛教散文深入的研究与诠释，故本论文着重于探讨佛教散文的书写主题意识以及书写技艺风格。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能够突围而出的作品，必定有其价值与特色。这些参赛者多以自身为中心，将身边的真实生活情景带入文本，为文本添加逼真感与感动度。通过以亲情、他人的互动，带出每个故事的主题内涵。首先笔者将切入此点深入探讨散文背后的意蕴，显示这些散文与佛教主题有着怎样的连接，如何传达佛教理念。其次，笔者亦对得奖暨入围散文文笔书写进行研究，以探究这些散文究竟如何以笔法达到净化人心、触动心灵的效果。

第二章、佛教散文的思想内涵

第一节、佛教主题

所谓佛教文学理应具备佛教主题。通过阅读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笔者发觉作者们都想通过其作品传达正面的讯息于读者。佛教主题博大精深，主要教义离不开“四圣谛²”。通过了解四圣谛，生命哲思便是佛教的首要主题。佛教教导人们人生是苦，无常性空，不必执着。苦痛无非来自于生活、老死、钱财身份地位变动之苦等，要想终止苦痛，则须明白万物皆空、众生平等的道理，无需看重此生的富贵荣华，只有观修死亡无常，以平常心面对，才会找到生命的真谛，发掘快乐的方法，如用心生活，珍惜当下。除了对生命的看开与诠释，佛教主题也重视因果论，只有了解业的法则和因果关系，我们才会去终止痛苦（贪嗔痴恨等等）。而笔者所列出的佛教主题，如对生命的思考以及空观，便是让我们解脱贪嗔痴等烦恼。所谓佛教主题，是让人们学习佛家智慧，以佛教的智慧解决人们对生活、对现实的困惑，提升他们对生命与佛法的见解。

（一）生命哲思

很多时候，我们总会思考，人为何活着？若活着最终也是死亡，那活着还有何意义？从古至今，凡人皆畏惧死亡，渴望能够“长生不老”，延长寿命。然而，人都需

²第一圣谛是苦谛：我们的快乐不断消逝，所拥有的任何事物都是短暂的。一般我们所认为真实存在的并不是永恒不变，如权势、生命、亲人，而愚痴、贪欲、愤怒是我们遭受痛苦的原因。因此第二圣谛便是要了解致苦的原因，当你根绝痛苦（烦恼）的根源后，便达到止灭痛苦的状态——第三圣谛，或是涅槃。第四圣谛是指引向止灭痛苦的一条道路。（达赖喇嘛：《迈向解脱之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2）

经历“生、老、病、死”的阶段，这是无可避免的，说明生命本身是有时间限制的，而这种限制是对死亡开放的，即生命是渐渐迈向死亡的过程，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开始面对死亡。既然生死是必经之路，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把握当下，创造生命的意义便是我们必须实行的。须知，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与广度。

从阅读中，笔者发觉多数作品都围绕着生死的命题。一切有情皆有生，有生则有老、病以及最后的死，没有一人能幸免于此四种不可逃避的痛苦之因（那烂陀长老，2006：42）。我们都渴望幸福，不希望与所爱之人或事相离，但真正的幸福源自内心，来自你的所为，无法以金钱、权力、荣耀、征服来衡量。倘若以执念看待这些世间之物，它们就会成为占有者痛苦和悲伤的根源。

1. 快乐与希望

人的一生总会遭遇痛苦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变老、生病或死亡。虽然我们都明白人生是苦，总不能一帆风顺，但要接受痛苦却不是易事，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避免碰触痛苦的根源，拒绝承认痛苦的存在。而一个人对痛苦的态度绝对会影响他对生命的态度。

邱苑妮〈远行〉讲述一个女生得知自己患上小脑萎缩症后，从一开始的不愿接受，到后来勇敢地面对痛苦，正视痛苦：

在与死亡对话的当儿，她深刻地憬悟到人本来就是向死而生的存在……人要本真的存在，就必须在活着之时“先行到死”。“先行到死”不是总想着死，或消极地等待死

亡，而是要清醒地把握死的真正意义……唯有体会到死的不可避免性、不可替代性，才能体会到个人的独一无二性。（邱苑妮，2010：91）

为了使自己在活着的日子更快乐，更具意义，她选择加入义工，以布施作为“生”的一种方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或长或短，但最终结局都一样，即是死亡。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我认为人生旨在追寻快乐。快乐的人往往比不快乐的人能活得更有价值，因为他们能调整生活的挫折感，不会让自己总处在负面、退缩、怨天尤人的情绪，更愿意接纳、帮助人，懂得付出爱与宽恕，不自私，能散发慈悲心，相信人性的温暖，便是快乐的因素。

达赖喇嘛在《生活更快乐》一书说过：“我们看待受苦的心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痛苦发生时，我们的心态会影响我们接受痛苦的程度。但如果我们能改变对痛苦的态度，变成能宽容、接受痛苦，就会减低我们觉得不快乐、不满足或不公平的心理。”（达赖喇嘛、霍华德·卡特勒合著，1999：123）因此要解脱痛苦，就必须认知生老病死是生命之必然，即这些不幸之事是迟早都会发生的，那么当真发生时，我们就能有心理准备，设法让自己的生命了无遗憾。

此外，林国水〈江山无尽〉通篇透过写景，透过描写文中主人公们的整个行走过程，象征一个人生之旅。

玛旺和阿罗在前面带路，乌莱和我紧随在后，开始向峇威长屋出发。这段山路行程大概三个钟头多，起初是绕河而行，曲折蜿蜒，接着攀山渐上，走在狭长的山脊上，两

边都是峡谷，可又不是深不见底的那种，再越过两个山坡，才会看见人烟。（林国水，2008：80-81）

沿路曲折就像人生的道路布满荆棘，有苦有甜，总会遭遇挫折的时候，要想抵达目的地，熬过艰苦，就必须过关斩将，坚持不懈。虽然“我们走在河畔的小径上，昨夜大概下过雨……一不小心，便失足踩进及膝的泥水里，冰冷沁人。”（林国水，2008：81）但是，“不过出了树林，太阳便大刺刺地烤着。走在狭小的林道上，一片寂静……这片雨林，表面看似无生命，却又处处充满生机。”（林国水，2008：81）

当下的不如意也许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只要不言弃，一直往前走，必定能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希望，绝处也能逢生，就好比文中的雨林翻高覆低，主人公们小心翼翼地前行，终于攀上山顶，走在山脊上，说明这段行走路程可能会遭遇无数难关、可能会很漫长、甚至看不见尽头，但只要越挫越勇，有锲而不舍的决心，最后总会“长屋在望”。

相比《江山无尽》作者将主题隐藏在文字中，许裕全《父亲的单脚旅程》则直接带出“活着就有希望”的主题思想，文中作者的父亲一次次面临死亡危机，却又能每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作者也举例说明：“独脚飞行伞员阮锦源，经历了数百次的摔跌，终于如鹰般展翅翱翔天空，变更视野的坐标……”（许裕全，2008：94）就如同父亲，即便残疾，也能活出生机。且作者也一直在父亲身边给予家人最需要的关怀、陪伴与支持：“我在前方伸长手臂鼓励，试图引导父亲稍稍迈开脚步……我要让父亲知道，我和他一样，依然守候每一日黎明的到来。”（许裕全，2008：96-98）

很多人一出生或许就得面临死亡，而文中的父亲尚能体会生命的酸甜苦辣、爱恨苦乐，已比许多人幸福多了。甚至乎有什么比家人的不离不弃更可贵？所以做人必须抱有希望，保持正面的心态，相信明天会更好，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一定会有转机。

2. 珍惜

首先，〈江山无尽〉除了传达做人不要轻言放弃的旨意，也说明人在无尽江山的衬托下是微不足道，是很渺小的：“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就像山谷间一次迅疾的涨水，隔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林国水，2008：82-83）

金钱、欲望是无穷无尽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追求名利地位，物欲权力，而是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珍惜拥有的一切，如亲人。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今天不知明天事，“生死有时”，也许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与亲人永世相隔。因此相比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里的人们正因天灾人祸受尽苦难，与家人分离，我们此刻却能安稳地走在“山路”上，与家人团聚，才意识到我们所期望的，也只不过是简单的生活，加深我们对生命的皈依与热爱，更珍惜此刻活着的每个当下，“玛旺和阿罗已在前面嚷着孩子的名字，不远处传来一阵狗吠声，乌莱和我对望一笑，终于到了。”（林国水，2008：84）这何尝不是我们终其一生，渴望追求与达到的场景吗？

在郑诗侯〈明天与无常〉中，一场突如而至的地震，使作者感慨：

海啸地震也许都不能被预测，就算被预测，伤亡难免，那难道人类只有坐以待毙，没什么可预防的吗？一天一天，有人说度日如年，也有人说日月如梭……有人任意蹉跎，有人分秒必争，当天灾人祸降临……我们又应该做什么，使我们能平静地永作安息，不要留太多的遗憾，徒增人间重量。（郑诗侯，2010：85-86）

人，生而有欲，总是被名利欲望左右，将短短的人生用来追求外在物质：“做学生做孩子的想要努力读书求得高职，宽慰父母；做父母的想趁还能动还有力气时辛劳半辈子，为了安享晚年……甚至牺牲一生，只为孩子的将来有个保障。”（郑诗侯，2010：86）

于是人们希望在短暂的生命里拼命地为下一代多挣点钱，认为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付出，却常忽略身边最该珍惜的人事物，“每一个人仿佛为爱而生，为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为爱去付出，却绝大多数大半辈子与爱擦肩而过……”（郑诗侯，2010：86）作者指出，当生命快到零头，人们最终还不是只祈求能多些时间陪伴家人，因此“生活的脚步，应该是什么速度；对家人的关爱，应该是多少守候……而不至于对得失狂悲狂喜。”（郑诗侯，2010：87）最后，作者也告诫人们无常随时会比明天先来，别让忙碌伴随自己一生，应及时关爱身边的人，以免追悔莫及。死亡是不可预计的，我们无法与他讨价还价（一行禅师，2002：234），只有对无常的深刻认知，才能将生命发挥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以觉悟的方式生活，活好当下，珍惜和满意此刻的拥有，乐观地面对未来，善待那些与我们亲密的人，那么即便日后我们或他们出了意外，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3. 因果论

李崇源〈两个轻描淡写的名字〉讲述有关于因果报应的故事。据父亲口述，当年作者的曾祖伯父因被奸人算计，勾结日寇所害，所以曾祖父唯有带着祖父出逃。但作者发现原来曾祖伯父竟比曾祖父晚一年去世，说明曾祖父并非因为哥哥的死亡而离开伤心之地，真正的原因是为了逃避日寇。

而之后曾祖父的死异常离奇，竟是因为吃了烹煮的狐狸肉，当晚抓破喉咙却无法呐喊出声，万般痛苦而死。“你知道吗？报应这回事是真的。”（李崇源，2012：93）作者的曾祖父没有死在日军手里，却因为吃了狐狸肉而死，多么讽刺。因此笔者猜想

也许当年文中作者的曾祖父是因为抛下哥哥，抛下手足之情，带着孩子（祖父）独自逃跑，而有此下场。真正的因由为何，作者未加说明。

然而，作者却道出其曾祖伯父的表兄嫂有此下场的原因。据说，出卖曾祖伯父使其被多个日寇残忍杀害的人正是他的表兄嫂。最后他们的结果便是双双横尸在大锅里，被滚烫的粥活生生烫死，死法亦痛苦也离奇，“爸说，这是报应。爸的理解是：报应是一种冥冥之中负责奖励和惩罚的自然规律。”（李崇源，2012：93）

通过这则故事，我们终需明白，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佛教的中心思想。这个宗教信仰能让我们认识“造业”和“果报”的关系，并根据这种因果报应纠正自身的行为，说明过去的“造业”会影响现在的“果报”，而现在造的“业力”会反映在未来的“果报”上，这对于人们的行为和说话起到较好的规范和警示作用（哈斯巴根，2015：60）。所以人切莫产生歹念、莫行恶，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保持善念、善心，使行为纯善。笔者深信行善之人必得善报，也许此等善报暂时无法眼见，但亦能延绵亲人子孙，为后代积福积德。相反，作恶多端之人他日必定得到相应的恶报。当了解“业力”后，知晓善行导致往生善界；恶行则往生恶界，就会停止恶行，努力于善行。最后当利益今生，也利益无数来生（达摩难陀博士法师，2000：150）。可见，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有导人向善之用。

（二）空观

空不是空无，不是不存在或虚无，而是指不实，空是知万物无常而不执着万物。“缘起性空”是佛教之理法，佛家之“空”义，即依因待缘，指明万法没有独立自存不变之自性。万事万物有其存在、现象、形相，只是万法之有并非有本体、非有自性、

非有独立自存不变的存在（陈沛然，1993：22），即指世事无常，世间万物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

梁家伟〈放下〉讲述的是时过境迁，曾经的大清王朝已然不复存在，景物依旧，人事却非，“我早已改名换姓，没有人会知道我的过去……佛说四念处：观心无常，观受是苦，不执着，就不会有爱别离、怨憎恨之苦。”（梁家伟，2010：107）执着是一切痛苦之源，是人生不快乐之原由。

我曾经拥有过俗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但这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缘起缘灭，盛极必衰……即是无常，缘尽时又何苦紧握不放？九五至尊又如何？太和殿里，那贴金罩漆蟠龙御座曾经令多少人如痴如狂，但就算坐上了龙椅又是否真的比从前更安逸无忧？宫廷生活看似歌舞升平，实际上却暗涌处处……未得到时拼命争取，得到之后却又害怕失去，使人终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梁家伟，2010：108）

人往往最易被物质迷惑，对权欲的追求更是永远不得满足，有了金钱、权势，自然能过上好生活，能受到他人的敬仰，而一切只是虚荣心作祟。一旦产生贪嗔痴妄，便会执着不放。为了得到心中所想，不惜铤而走险。但天意弄人，很多事往往无法如你所愿。短暂的一生不断地在欲望中挣扎、拼斗，永无止境。直到无常降临，生命终止的那天，又能带走或得到什么？因此：

过去的都已成为过去……执着只是在否认事实，却改变不了事实……成、住、坏、空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有些人能坦然接受，另一些人却心生畏惧而不知所措，

问题只在于以何种心态去面对这种转变。假如能够欢喜接受……心里就不会再有贪、嗔、痴等杂念……世事无常，到了应该放手的时候，就不该再有任何眷恋，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啊！（梁家伟，2010：109）

既然执念是人生烦恼的根源，那么去执就是去掉烦恼之源。倘若我们一味地停留在过去的快乐回忆，或总是想起痛苦的事情，只是在自寻烦恼。生命中的快乐与痛苦，总会随着时间流逝，一切都是无常，不必妄执。

王修捷〈碑〉讲述的三个碑，囊括了人生缩影。关于第一个碑的故事是作者父亲告诉作者他对生死的感受——首次见到疏落残缺的墓碑和遍地的荒草，体悟生命尽处的荒凉；第二个碑则是父亲不仅体会丧母之痛，亦体会母亲的墓碑莫名遗失之痛；第三个碑轮到作者通过父亲之死，体会生命的苍凉。他未能替父亲立碑，眼见父亲被火化，什么都不剩。这三个碑的故事都间接带出“空”的意蕴，说明人死后，一切成空，所有在人世间的过往将不复存在，“但生命的最后，人流离的最终，不都是结束于墓碑吗？”（王修捷，2012：77）无论你在生之时过得是贫是富；是挫败是风光；是痛苦是快乐，人死后就意味着什么都没了。就连唯一能证明自己曾活在世间的最后凭证都能遗失，等于彻底告别世俗的一切，也许再过数十载，谁还会记得你的存在。

再精彩或患难的人生，最终也不过落得几行文字的说明……数十年后，就连我自己也会成为碑文上一行简介。这世上，我们到底能真正为自己留着什么，而又有什么是真正不朽的？（王修捷，2012：79）

第二节、佛教意识

若说佛教主题教导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明白万物皆空的道理，便使我们进一步探寻如何让存在充满价值。我们时常听说一句话，“我佛慈悲”，佛法最基本的特点便是慈悲。慈悲则是由佛教意识衍生而来，由心而发，具备情感，当明白帮助他人使自己快乐，就会有意识、自觉地去行动。佛教意识是一切善行、善为的基础，亦是佛教教义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只有拥有慈悲与爱的情操，以普渡、布施，助人度过苦厄为己任，才具备佛教意识。而蕴含佛教意识的散文更具佛理，更能感召人心。

（一）慈悲与爱

慈悲是及于一切人的爱，不限于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宗派或自己的国家（中村元，1997：82）。佛的教法是为利益万人，而真正的慈悲心，是具有对一切众生无分别的同情心，即用心去关爱与帮助世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事物，平等地对待众生。即使不愿助人，至少不该伤害他人。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物质取代一切，然而世界并不为此获得幸福与和平，物质无法带来永远的幸福与和平，因为缺乏对他人的悲心。要想获得真正的和平，在于人们的心识——抛开个人自私的爱。

谢增英〈伤城〉讲述在红高棉统治时期，人们所经历的残酷一生：“我没有想到这污迹竟然是血迹。我看着地上变了色的血迹，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许多无辜的人在这里受过的伤害。”（谢增英，2010：67）许多知识分子、老人、妇人、小孩都在这里被囚禁、被杀害，每天被折磨死的人不计其数，“一个人被关在这里，只能日夜站着等待死亡……”（谢增英，2010：69）对权力的私欲使人们成为暴戾之人，以武力获得

他们自认为的“和平”。但将心比心，相信所有人都害怕受刑，畏惧死亡，所以我们万不该肆意残杀生命，更不该指使他人杀生。生而为人，我们已经拥有珍贵的人身，能在世上生活、思考，得到智慧，若是能让慈悲与爱之心引领我们生活，成为利他之人，这会使我们的人身体现永恒的价值，因为能以慈悲付诸行动是其他某些生命形态无法做到的，继而使人的存在变得真正珍贵。倘若人利用自己的智慧迫害、折磨、剥削他人，只会为自己种下恶果。

陈美芬〈毛鞋〉讲述故事的女主角因女儿临终前的一句话，让她好好活着，她便决定放弃一切，到大陆给予癌童们帮助与关爱，“目睹那一个个患上末期癌症的小孩，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同样在垂死边缘挣扎，那股心情，就好比自己要眼睁睁看着这人间地狱一幕幕的惨剧发生却完全没有能力给予阻止。”（陈美芬，2012：67）

这正是慈悲心，一见有人受苦，悲心便自然升起。站在慈悲的立场，不论对象是否为我们的亲人，我们都要视作自己的亲者般关爱他人。比方文中的女主角身为人母，对女儿有着难以割舍的爱，便将这份爱延续于其他孩童身上。为了照顾这些癌童和病老，甚至冻坏了肺，导致严重的哮喘病。这正是不惜牺牲自我，为他人谋福祉的精神。而她的这些善行，让一位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病妇愿用颤抖的手为她织一双毛鞋，只为了报答她对她的儿子，及所有人的奉献，“那大半年里，她一针一针钩织毛鞋，一泪泪地看着她患癌的儿子，以及周边的癌童和病老，一个个离开，却从来没停止针钩动作。”

（陈美芬，2012：69）说明慈悲与爱是会相互感染的，甚至一个举手之劳的帮忙，就能让别人铭记于心，也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只要人与人之间多一分慈悲与善良，帮助他人不仅使内心得以安详，也能创造平和、安乐的氛围。

（二）布施与普渡

仅有慈悲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慈悲行，即布施与普渡。布施分为财施³、法施⁴和无畏施⁵。布施有此三大类可利他行，如离了布施，就失去慈悲的意义。而真正的布施是不寄予任何回报的，并且对一切众生抱有深切平等的慈悲，不会有轻慢之心。

在邱苑妮〈斫伤的芦苇，迎风展翅〉中，主人公王永林身为一名运动员，因一场车祸，高位截瘫，从此只能躺在床上。“如许人生与人身有何意义？在绝望的夹层中，王永林不断地挣扎，试图寻找破茧而出的力量。”（邱苑妮，2008：91）他不断在痛苦中挣扎，最终想通了。慈悲心是人类存活的基础，也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缺少这些，生命的基本价值也就消失。能够深刻体会别人的感受，就是爱与慈悲的基础（达赖喇嘛、霍华德·卡特勒合著，1999：105）。拥有爱与慈悲之心，就会有所行动。于是，他决定用活着的每一天，照顾与慰问孤寡老人，这一守，便是八年。许多义工因要承受老人阴晴不定的情绪，渐渐地热忱也就消退了，但王永林依然坚定信念、坚守下去。原是最该被人照顾的残缺的他，却反而去照顾别人：

长期卧床使王永林的身体萎缩，体重不足50斤，腰身不能支撑身体坐立，肾炎、膀胱炎反复发作。除了要克服移动时带来的疼痛……可他往往“与痛共舞”的心态，额外珍惜每个月几天的自由“行走”时间……行走在老人院、残障中心、戒毒中心之间，用自己的生命化育暗角众生，用自己的残躯示现生命的本质和价值。希望自己的现身说法

³经济的施予，或是劳力，甚至生命的牺牲，称为财施。

⁴从思想去启导，一言一句，使众生从心底离恶向善，都称为法施。

⁵如众生心有烦恼，或处于恶劣的环境，失望苦痛万分，菩萨以正法来开导他，以方便力来护助他，使众生从忧怖苦恼中出来，这是无畏施。

能够鼓励身受病痛的芸芸众生，激发他们求生、自立的勇气与毅力。（邱苑妮，2008：92-93）

王永林宁愿承受病痛的折磨，也要走出来开导、激励、普渡众生，让他们不论生活多不幸，烦恼多深重，都要有永不绝望的信念。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生命的勇者，反转过来，把心掏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去关爱普天下的长者。”（邱苑妮，2008：93）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寿命的长久，在于对人间能否有所贡献。我们虽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应该努力扩展生命的广度和深度。生命的可贵，在于发挥人性的光辉，展现人的精神、毅力、勇敢、道德、爱等情操，能以一己之命，去成就群体的生命，即使短暂如流星，毕竟它已发热、发光，何必在乎时间的长短（薛江谋，2012：148）。

人并非无情的，以慈心对待他人，他人必定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好，也会心存感恩。能够帮助别人，不是件愉悦的事吗？因此，既然无法改变有限的生命、不幸的事实，就该尽力发挥自己的力量，贡献社会以扩展生命的意义，创造更多生命的价值，也不算白活。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若自己未得救，能否救他人？如此等残障人士。佛教徒之所以努力于社会实践，是由于大乘佛教的求道者的理想在于“自未度先度他”的精神。个人并非独立的存在，若要得救，需先救他人，否则绝无可能自救。这是自他不二伦理的必然归结。自己与他人和社会是连接的，若想得救，唯有通过救他人的功用中。离开了奉献他人，就没有自己出离之道（中村元，1997：161-162）。

可见，笔者所列的散文作品皆具备佛教思想，而佛教的每个主题都彼此相关，只有明白万物皆空、众生平等、生老病死是平常的道理，就不会有所执着，而是放眼珍

惜该珍惜的一切，且让自己活得快乐。当明白因果观，就不会再造恶业，而努力于善行。当一个人在布施时，不仅身在行动，心与意也在行动，即慈悲与爱的产生会带来生命的意义，且施恩于人，全在于心，不求回报。

第三章：佛教散文的书写形式

第一节、散文书写技艺

在本论文中，书写技艺，包括单句、意象以及修辞的运用。现代散文虽是以白话文为基础，不再讲究如文言文般华丽典雅的文字。但是适当地运用意象、修辞，能有效地表达作品内涵，并增添审美趣味。《易·文言》也提出“修辞立其诚”的原则，认为修辞或语言应当忠实地表达思想，反对过度文饰（王先霏、胡亚敏，2005：137）。因此，真挚的文字，最易动人。

（一）单句

单句，即简单句，抑或朴素、自然、平实，凸显本色的语言。朴素的语言通俗易懂，不故为玄奥，但表现力不弱（何明，1998：269）。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举出几个例子，如苏欣怡〈写给时间的一封信〉：“时间爷爷，我只是怕失去您，这样而已。”

（苏欣怡，2008：125）在刘玉玲〈读《尿片战争》有感之一条白发在尖叫〉中的这一句：“世界上唯有一种爸爸。”（刘玉玲，2012：105）又比如在〈碑〉里：“父亲是孝子。”（王修捷，2012：78）通通可见使用单句的痕迹。

单句，是由主谓宾组成，并能独立传达意思的句子。例如“时间爷爷，我只是怕失去您，这样而已”，作者虽然使用浅白的语言，却已透出他想阻止时间的流逝，怕转眼一瞬，已物是人非。此外，简单的“唯有一种爸爸”，语气虽平淡，却让读者感悟到作者文中的父爱之伟大。可见，作者无需过度修饰词汇，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情感之真。反之，只在乎点缀词语，表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作品所呈现出的感情难免些许失真。真正好的作品，便是只管表达自己心中所想，而这些话相信一定会有人欣赏的。

（二）意象的运用

意象的运用，是作者能否写出好文章的决定性之一。意象能召唤读者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引导读者走入审美境界。意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统一，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心意以物象为载体成为自然契合的艺术形象，较之一般的形象更具深意（欧艳婵、刘端，2005：74-75）。

在〈读《尿片战争》有感之：一条白发在尖叫〉中，白发是一个意象。作者用白发形容双亲的年迈，提醒读者在双亲逐渐年老，病痛来袭之时，必须耐心地照顾他们，就像小时候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一样，没有一丝怨言，如以下一小段：

记住，要在第一根白发尖叫的时候，就赶快拔腿往父母亲身边靠，陪着他们一起跑，一起走，甚至一起爬。如果他们退化了，变成大小便失禁了，我们要像服侍皇帝皇后那样服侍他们，你忘了吗？曾经你也是他们的国王……（刘玉玲，2012：109）

此外，在〈斫伤的芦苇，迎风展翅〉里的意象是芦苇。芦苇虽然多年生长于潮湿与恶劣之地，但无论风吹雨打，还是日晒雨淋，依然坚强地生长着，因此有顽强与坚忍之意，用以形容文中的主人公在经历生命中的致命一击后，仍然能够坚强地活着，勇敢面对未来，甚至以行动让我们看见“爱”能以如此感人的方式传递着，而不视自己为一个柔弱的“废人”，体现出他自强不息的品格。

瞧他孱弱的身子就形同一管在风中被摧折的芦苇。我不禁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希望借此传递自己内心对他的鼓舞。令我心灵深深震撼的是，我的手掌却被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给反握着了，似乎他才是鼓舞我的人。（邱苑妮，2008：93）

（三）修辞手法

关于修辞的定义，黄庆萱认为修辞学是研究在不同的语境下，如何调整语文表意的方法，设计语文优美的形式，使精确而生动地表达作者的意象，期能引起读者共鸣的一种艺术（黄庆萱，2002：12）。笔者认为修饰文辞不一定非要用华辞丽句，朴实的语言也是一种美，只要通过运用适当的修辞手法，配合题旨内涵，使语言更备说服力，能发挥作者的情意，就足够。就如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所言：“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意与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2008：2）。

因此，修辞的重要性可谓无处不在。要成就一篇好文章，必须注意修饰文辞，恰当地运用修辞手法，才能达到理想的表达效果。也只有懂得修辞，才能更好地鉴赏文辞的优美（李国正，2011：11）。

在这些散文中，作者较常用的修辞手法为比喻、拟人、设问、反问与夸张。

1. 明喻

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即根据心里联想，抓住和利用不同事物的相似点，用另一个事物来描绘所要表现的事物（王希杰，2004：381）。比喻基本上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明喻即是明显的比喻，使用手法为宛如、仿佛、好像等词汇。它的形式是本体、喻体、喻词一起出现。

笔者认为明喻是作者最常惯用的修辞法，这在每篇散文中均可见着。例如蔡春梅〈那一路的风雨〉中：“**你的悲伤就像石头掉入水中激起的涟漪，在心中一圈又一圈的不断扩散**”（蔡春梅，2008：104）。这句比喻句中，“你的悲伤在心中一圈又一圈的不断扩散”是主要语意，即是比喻的本体。“石头掉入水中激起的涟漪”是用来说明悲伤如何在心中一圈圈不断扩散，即是用另一个事物来比喻说明主体事物，称为喻体。而“像”是本体和喻体的连接词，即为喻词。

其次，在〈放下〉中也可见到明喻修辞法：“**我朝光线的源头望，光谱由粗而细，一幕幕昔日的繁华景象犹如走马灯映射在墙上，尘烟缭绕，若隐若现，像说古人在娓娓道出这里曾经有过的奢华。**”（梁家伟，2010：105）

此外，在比喻里，本体和喻体要有相似点，就是利用具有相似之处的其他事物，来描写或说明某种事物或理念的言语文字表达方式（李国正，2011：83）。本体是“一幕幕昔日的繁华景象尘烟缭绕，若隐若现”；喻体是“走马灯映射在墙上”。走马灯映射在墙上尘烟缭绕，若隐若现的，这与本体“一幕幕昔日的繁华景象尘烟缭绕，若隐若现”的意思相关，即有相似之处，所以能作很好的联想。

2. 暗喻

暗喻，就是不把比喻当作比喻，而当作实有其事来陈述，即是暗喻就是不用比喻词的比喻，而常用“是、做、变为、变成、等于、当作是”等词语来连接本体和喻体（王希杰，2004：383）。就好比在赵少杰〈洗碗〉中的一段话可见：“**当吃饭变成是一种负担的时候，每一次面对美食就是一场意志与味蕾的战争，我抗战多年，每一次都战败，换回的是越来越让自己担心的身体，深怕步上父亲的后尘。**”（赵少杰，2012：102）

在这里，作者使用两个暗喻，分别是“一种负担的时候”和“一场意志和味蕾的战争”作为喻体，以“变成是”和“就是”为连词，把吃饭与美食这一本体形容成负担或战争，将本体和喻体说成同一个东西，以写出无法控制对吃饭以及美食的诱惑，导致自己的不断发胖并且不健康。这就是属于暗喻的形式。

3. 拟人

拟人是把物当作人来描述，让物具有人的动作行为和思想感情（李国正，2011：135）。就如在王常蒞〈河的心事〉中的两句话：“**当河水翻滚躁动的情绪，将木桥冲刷破坏，住在村外的老师全进不来**”以及“**河的这一边，村民务农为生……河的另一边……这一点，河最清楚**”（王常蒞，2010：62-65）。在〈斫伤的芦苇，迎风展翅〉中也有两句话呈现拟人的状态：“**我们几个人的脚步踩醒了小巷的午眠**”，“**耳朵听着闹钟滴滴答答的一圈一圈的移挪它笨重的脚步**”（邱苑妮，2008：90-91）。河水、小巷、闹钟这些本该没有生命体征的物体，却能够像生物一样被吵醒，能够行走，甚至河水也能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情绪，还能够洞察人类的心理、并把人类的一切活动、行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显而易见，它们具有人的精神特征以及行为动作。

4. 设问

设问是无疑问，并不要求回答，或自问自答，或问而不答。表达者之所以采用问句表达自己明白确定的见解，为的是引起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启发思考，突出语意重点，加深印象，制造情趣（王希杰，2004：366）。

笔者发现在这些散文作品中，设问修辞法也很常见。例如在陈滢竹〈世上没有丑女人〉中，作者就用了设问：“这些不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人，哪里懒了？懒的，是让专业服务人员穿着手套帮忙理头发、修脸庞、塑身材、练肌肉、泡汤水的人……”（陈滢竹，2010：104）

通过提问再自答，作者欲让读者清楚明白其心声，并推翻“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为那些被审美观嫌弃的人发声，语气义正严辞，以至气势澎湃地反问：“连脸也不是自己洗的，不是懒人吗？这样的美丽，我要吗？”（陈滢竹，2010：104）

又比如在陈美芬〈洗白白〉里，作者使用设问，为的是加重作者想让读者领会其想表达的内心悲愤情感：

为什么久病无亲情？为什么癌童的父母可以狠心撇下病危的孩子跑到外省大城市挣钱不肯回来？服侍一个末期癌童，单单就凭跟病人有骨血之情，爱心也会有干枯的一日，眼不见为净，与其全家面对死亡威胁，不如摆脱这痛苦阴影……（陈美芬，2010：72）

5. 反问

反问，也叫反诘、诘问、激问，也是无疑而问，不要求回答，也不作回答，也不需要回答（王希杰，2004：370）。但其实作者提出的这种疑问，其内心已有自己的答案，只是不作回答，而是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体现作者强烈的情绪波动，语气更为有力，能引起注意，从而起到让读者通过此反问句悟道而反省的作用。如在何启智〈绵绵〉中，作者用了反问句表明在开心（他的狗）死后，他对其的忏悔，以此教诲人们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当初的不珍惜：“在这种时候，温暖仿佛遥不可及，而我当初让它淋雨时，它对暖和的希望，是否也如我一般茫然呢？”（何启智，2010：82）

此外，在〈伤城〉中，作者亦用一连串的反问表示出她对受害者无辜惨死的同情与难过，引发读者的情感，加剧他们的印象：

另一间教室展示的则是有人拍摄到受害者灵异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出一些“幽灵”用迷惑、伤感、茫然地望向前方，是不甘心？还是愤愤不平？是不明白人生就这样不清楚地结束？还是遗憾人生没有机会选择？……这金刚铃的作用是要镇压这里的冤魂，但是这金刚铃是否镇压得了这里的冤屈呢？（谢增英，2010：70-71）

6. 夸饰

黄庆萱把“夸张”称为“夸饰”：“言文中夸张铺饰，超过了客观事实的，叫做夸饰”（黄庆萱，2002：213）。夸饰，又叫铺张、甚言、倍写或增语（陈正治，2003：132）。它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再现现实，其目的不是为真实而真实，而是

为真实而虚化（陈汝东，2004：233），是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意旨有效地传播而用，让读者对内容的表达印象深刻。如〈洗白白〉所描述的：

她的头发有大半秃掉，因瘦到极点，五官超然的突显着，在她那张猜不出是八岁还是六岁的脸上，造成暴戾贪妄的神情，两只眼睛直如死鱼眼，整个嘴部斜抄出来，且身子光剩下皮包骨的架儿，那分明是一具腌在疾病里的一条小人肉，噢不，更像一条光了毛的小兽。（陈美芬，2010：74）

一个正常人怎会长成这副模样，更何况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洗白白〉中，文中小女孩却被作者形容成这副模样，正值孩童时期，竟会生出如此可怕的神情，且模样变化之大看不出年龄。而通过修饰，如“暴戾贪妄”、“死鱼眼”、“小人肉”、“光了毛”等字眼，使读者能够想象小女孩的惨状，并体会作者当下的心情，从而引起读者的内心自省，自觉地发起关爱、慈悲之心。

可见，从作者们使用单句、反问、设问、夸张等技巧，我们皆可看出情真的风格。作者情感之深，即使用最简单的文笔也能够呈现。反问、设问等的运用则直接表达出作者情感之激烈，无一遮掩。而意象、比喻、拟人等加持，除了增添作品的文辞之美，简单却不失趣味，也包含一丝含蓄，使读者阅读后得以回味无穷，耐人寻味。

第二节、散文书写风格

郑明娟就内容、风格、主题等三方面归纳出散文写作的必要条件。其中风格方面必须包含作家的人格个性与情绪感怀。不论哪一方面，都以“有我”为张本，亦即要求其“文字上的真诚”（郑明娟，1988：4）。郑明娟认为散文最大的条件，乃在作者

必须浓厚地衬托出自己个人的人格色彩（郑明娟，2009：10），即谓在“有我”之下的散文作品必反映作者的真性情。因此，“真、善、美”，历来被定为作品的最高标准。“真”居首位（涂怀章，1989：227-228）。表达情感，是显真的其中一种，亦是散文书写的方式。不论写景、抒情、叙事或摹物，作者都会将一己的感情寄托其中（郑明娟，1988：17）。因此散文作者多以“我”或“你”直接叙事，使人有真实感，更能显现其亲身遭遇、感受与见闻。

根据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言：“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章是借外在体貌，表达内在情性。由于作者才能、气质等殊异，因此文章形成不同风格（刘勰，1983：19-20）。可见，风格与作者的性情相结合，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与个性。

（一）情真

“真”是散文最基本的特征，它包含真实的自观自赏，真实的情感流露以及真实的叙事角度（王景科，1999:2），表现作家情感的真，性情的真，而只有具备感情的灌注，作品方能打动人心。散文的抒情，是以作家本身为中心，抒发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因此散文总以实笔的方式将读者带入作者内心，去听取作者发抒对世事人生真切而深刻的体悟，能启迪读者，引起共鸣（王耀辉，2004：64）。所以散文在表达上是非虚构性，全凭真实的体验，再现实有的事情。

星云文学奖的散文作品大多是作者真实的自我写照，能让人感受到作者的情真。例如欧阳礼平〈恸丧〉里作者对生死的无能为力，对亲人离去的不舍之叙述，充满真挚深刻的情感：

我不喜门外的喧嚣，又不忍见门内的凄凉和惨淡，只想陪你走完这一段崎岖跋涉的路……走在这通向生命终点的长廊上；我望向那一滴一滴的暗红的血，正通过胶管，输入你的血管。啊！这是第几包血浆了？我忘了从开始就记着的数目，两包加两包，再加两包；三包，四包，又加四包，算不下去了，我颓然放弃；我还能为你做什么？我只有看着肉体被蚕食，生命被摧残，尊严被践踏的无奈。（欧阳礼平，2008：115-116）

又如在吴鑫霖〈在林中安眠〉显现出作者情感的真、痴与自然：

满地的血，一滴滴淌在沙地上，一条慢慢变黑的血痕拉向远方……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那般，回到厨房洗碗，那是我唯一觉得重要的事情……我将手中的饭菜倒入阿旺的饭钵里，喊了喊它。等了等它，没来，又喊了喊，等了等。声音在空气中徘徊、盘旋……豆大的泪珠，垂落下来，我才清楚的意识到阿旺死了。（吴鑫霖，2012：88-89）

从上述的文句中，首先“只想陪你走完这一段崎岖跋涉的路，走在这通向生命终点的长廊上”可以让人深入其境地感受到作者当时绝望的情感。对于无法扭转局面，亦无法阻止死神将妹妹带离这个世界的痛，他唯有在仅剩的时间里，给予妹妹最后的陪伴。他还在现场真实地看着血这样“两包加两包，再加两包”地输入，而无止境的输血让他终于放弃记录，直到最后他的一句“我还能为你做什么”更能让读者体会到作者无尽的无奈、痛苦、甚至是自责之情，面对妹妹的受苦受难却无计可施，真实地反映出作者的感情色彩。

另外，“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那般，回到厨房洗碗，那是我唯一觉得重要的事情”这是笔者认为作者表现出最情真的一面。当下家人都去追踪阿旺受伤的踪影，唯有作者认为洗碗才是最重要的。显然，他在逃避现实，越是清楚阿旺已死，越是不愿直面找到阿旺尸体的那刻，所以“我将手中的饭菜倒入阿旺的饭钵里，喊了喊它。等了等它，没来，又喊了喊，等了等”，当作阿旺还活着，直到再也等不到阿旺，作者泪水滑落的那刻，才最终选择面对，而面对这样的结果会让他有多痛可想而知，也表现出作者对阿旺情感之真。

（二）含蓄

含蓄，就是要说的话不直接说出来，或不全部说出来，使对方不得不揣摩，而且越揣摩含义越多，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显得深沉，厚重，有味儿（王希杰，2004：477）。

在这些散文中，有些作者使用含蓄，并非一味明快直接的方式将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如在沈庆旺〈原始的梦幻〉里：“我的存在开始变化，感觉一部分异化的自我从那个梦境般的身上游离出来，在这座城市里猎钓许许多多寂寞却没有寂寞的理由……我不能背叛信念也不能脱离现实。”（沈庆旺，2012：80）

相比其他散文，这篇散文作者用较委婉含蓄的语言把他对于是否该随着人群去追逐文明与金钱，而眼见故乡雨林因文明生活的降临被破坏导致失去乡土，从而离开故乡的那种纠结与矛盾的心情叙述出来。

然而，作者并未把主题直接表述出来，而是使用“存在变化”、“异化的自我”、“梦境般游离出来”、“猎钓许多寂寞却没有寂寞的理由”，说明文中作者的矛盾之情。他的存在不再是捍卫原乡的一切，他已经“异化”、“变质”，而一部分异化的

他从“梦境般游离出来”，以“梦境”代表故乡，表示他不自觉地走出故乡，“猎钓”意味追寻，“许多寂寞”则是离开故乡融入城市让他感到孤单，这并非他想要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寂寞的理由”，难道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不是每个人向往的吗？难道这样的生活不比在落后的故乡来得好吗？试问作者还有何理由感到“寂寞”，感到不满足？

而文末：“**最终我在小卧室里寻获一张原始的梦。**”（沈庆旺，2012：84）作者用“寻获原始的梦”道出“原始”二字代表作者终于找到他的归属，回到最初的所在——他的故乡，而放弃城市的文明生活。

在这些散文中，笔者发现许多作者皆使用质朴的文笔，直接叙述，只有少部分的作者会用较含蓄的语言，将主题隐含其中，引人思索，如曾翎龙〈家私〉及前述〈原始的梦幻〉。而笔者倾向散文字句的简朴，能让读者更易明白。然而，笔者所谓的含蓄只是部分作者将散文主旨较深地包藏起来，以有限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涵，以浅近的言辞示深远的意旨，以精心造就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语言，造成散文的深度（涂怀章，1989：203），并非过度堆砌华丽的辞藻，艰涩难懂的词句。因此，无论是哪种文笔，笔者皆感受到这些作者都具备一个共性，即情感的真实。

第四章：结语

从第一届至第三届的散文主题意识上观察，笔者发现前述十篇散文旨在将生命意义以及人生道理传递给读者，强调教化心灵的作用，使读者从中反思，进而导向正确的人生观。在书写技艺上，可发现散文作品多以浅白通俗的文字书写，却能表现出佛教思想，符合主办单位的目，即达到化益世人的宗旨。正如唐彭，作为第一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初审评审所言：“**这些作品也许谈不上高明的文学性，却充满原始的真诚。**”（沈明信，2008：7）可见，以真诚的文字叙述，最易动人。

在作品内涵上，前述论及的〈江山无尽〉、〈远行〉、〈父亲的单脚旅程〉、〈斫伤的芦苇，迎风展翅〉、〈伤城〉、〈毛鞋〉、〈明天与无常〉、〈放下〉、〈碑〉以及〈两个轻描淡写的名字〉都揭示人们对生老病死看法，或畏惧或释怀，以及对贪嗔痴妄的执念，不珍惜当下的拥有。因此作品蕴含的佛教思想通过以快乐和希望、珍惜、因果论、空观的主题以及大乘佛教极为强调的慈悲布施有关，并且倾向对生活的体悟，融入真实的情景、真人真事，借此启悟读者，让读者对生命的意义有全新的看法，创造出生命的价值，重拾希望，且明白世事无常，没什么是永久的，人身、金钱亦如是，死了就没了。因此把握眼前人，做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书写形式上，作者虽然使用单句的写法，但仍能呈现出作者的情真。而意象与修辞的运用则不仅增加审美趣味，也突出作者更饱满的情感。如〈洗白白〉以夸张手法凸显出文中小女孩的可怜，引发读者的同情心，借以批评对女孩施以毒手的人竟是她的亲爷爷，也彰显人性的善恶。此外，这些散文作品由于都是作者的自我写照，真实的叙事场景，使读者能感受到那股真实感。即使是使用含蓄的文笔，并没直接将主旨表达出来，而需由读者去思索，也不失作者感情之真。

第一至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得奖暨入围散文基本上都符合“热爱生命、化益世人”的主旨，将佛教思想包含在散文中，传达给读者，启迪他们的心灵。虽然写作手法并未体现高超的文学性，但胜在能让读者容易明白。倘若一个作者把作品写得再高明，过度运用技艺以凸显自己，则会使整篇文章艰涩难懂，反而难以将想表达的佛教道理传递于读者，使读者无法了解作者心声。所以这是笔者认为这些得奖暨入围散文的作者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即是笔者一再强调的，作者情真的可贵。

但这也产生出一个问题，对佛教文学主题的重视是否不等同于对文学手法的重视？这值得思考。若是对主题较为重视能使作品中的正面思想引领人心的走向，但相对而言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学性，则常被忽略。若作者皆以相同的笔法书写佛教文学，即以直接的笔法叙述事情，难免显得枯燥，那么在文体形式上是否能有别的创新，但又不失情真？因此，佛教文学的发展应把文学手法皆列入考量范围，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引用书目

一、 书籍

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2004），《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2》，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陈沛然（1993），《佛家哲理通析》，台北：东大出版社。

陈汝东（2004），《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望道（2008），《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正治（2003），《修辞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达赖喇嘛（1997），《迈向解脱之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达赖喇嘛、霍华德·卡特勒合著（1999）《生活更快乐：达赖喇嘛的人生智慧》，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达摩难陀博士法师（2000），《佛教徒的信仰》，吉隆坡：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Malaysia。

郭莲花、林春美主编（2013），《马华佛教散文选（1982-2010）》，八打灵再也：佛光文化事业（马）有限公司。

何明（1998），《写作语言学》，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庆萱（2002），《修辞学》，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李国正（2011），《文学修辞学》，八打灵再也：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李锦宗（2004），《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1996）》，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刘勰（1983），《文心雕龙读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那烂陀长老（2006），《佛法系列2：业》，乔治：殖群企业公司。

沈明信（2008），《第一届星云文学奖文汇：愿心升华》，八打灵再也：佛光文化事业（马）有限公司。

沈明信（2010），《第二届星云文学奖文汇：愿心升华 2》，八打灵再也：佛光文化事业（马）有限公司。

沈明信（2012），《第三届星云文学奖文汇：愿心升华 3》，八打灵再也：佛光文化事业（马）有限公司。

涂怀章（1989），《散文创作技巧论》，上海：学林出版社。

王景科（1999），《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希杰（2004），《汉语修辞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2005），《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耀辉（2004），《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谢川成（2004），《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一行禅师（2002），《与生命相约》，台北：橡树林文化出版社。

郑明嫻（1988），《现代散文纵横论》，台北：大安出版社。

郑明嫻（2009），《现代散文》，台北：三民书局。

中村元（1997），《慈悲》，台北：东大出版社。

钟怡雯、陈大为主编（2007），《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二、 学位论文

薛江谋（2012），《星看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南京大学，南京。

朱才华（2007），《寻找心灵的故乡——林清玄佛教散文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华侨大学，厦门。

三、 会议论文

林淑媛（2008年11月），〈佛教文学奖的文化形构与意义〉，发表于“佛教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大文学院暨佛学研究中心。

四、 期刊杂志

哈斯巴根（2015），〈试论佛教因果报应的伦理价值〉，《知音励志》，2015年第24期，页60。

欧艳婵、刘端（2005），〈论散文意象〉，《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6卷第3期，页74-76。

沈明信（2017），〈传承文化：守护华人的一脉香火〉，《普门杂志》，2017年第205期，页1-119。

秦家琪（1993），〈略谈苏清强的佛教散文〉，《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江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993年第2期，页6-9。

附录一

第一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作品
特优奖：江山无尽（林国水）
优秀奖：去留（施慧敏）
优秀奖：斫伤的芦苇，迎风展翅（邱苑妮）
入围奖：父亲的单脚旅程（许裕全）
入围奖：家私（曾翎龙）
入围奖：那一路的风雨（蔡春梅）
入围奖：来跳一支圆舞曲（钟文丽）
入围奖：恸丧（欧阳礼平）
入围奖：生命的梦呓——马尼拉烟雾山社区之旅（陈欣瀛）
入围奖：写给时间的一封信（苏欣怡）

附录二

第二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作品
特优奖：河的心事（王常蒞）
优秀奖：伤城（谢增英）
优秀奖：洗白白（陈美芬）
入围奖：绵绵（何启智）
入围奖：明天与无常（郑诗侯）
入围奖：远行（邱苑妮）

入围奖：窗外秋意萧瑟，窗内如沐春风（黄碧云）
入围奖：世上没有丑女人（陈滢竹）
入围奖：放下（梁家伟）

附录三

第三届星云文学奖公开组得奖暨入围散文作品
特优奖：治水（许裕全）
优秀奖：毛鞋（陈美芬）
优秀奖：送行（黄玮霜）
优秀奖：碑（王修捷）
入围奖：原始的梦幻（沈庆旺）
入围奖：在林中安眠（吴鑫霖）
入围奖：两个被轻描淡写的名字（李崇源）
入围奖：我的童年（熊祥光）
入围奖：洗碗（赵少杰）
入围奖：读《尿片战争》有感之：一条白发在尖叫（刘玉玲）